



WE STAND FOR PEACE
AND CHAMPION THE
CAUSE OF PEACE
STALIN



哈·查托巴迪雅亞著

我歌唱人類

我歌唱人類

著者 哈·查托巴廸雅亞
譯者 張奇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38) 字數81000 印刷00001—13000

31''×43'' 1/32 印張6 $\frac{1}{4}$ 定價0.64元



哈·查托巴迪雅亞畫像

克里馬申作

CA 15/19

獻給我的姊妹

穆林納里尼, 蘇哈西尼和詹海卡爾

序

與世隔絕的詩人的象牙之塔已被炸毀了；詩人走到開闊的天地之中，他的影子和千百萬形如幽靈似的人們的影子接觸了，並且和他們融合在一起。在反抗壓迫、反抗不公平、反抗剝削的英勇鬥爭中，筆變成了武器。今天，生活是一個真實的戰場，時時刻刻都在流血；可悲的是在這裏所流的血是無形的，而那些得意忘形的人，因為看不見流血，竟認為一切都很好。

今天，作家的任務是一個戰士的任務——這一點他認識得越早，他就越有機會獲得成就。

“我歌唱人類”中所包括的詩，是在不同的時期寫的——中間的一部分多半寫於 1933 年，其中有幾首是 1930 年我入獄期間在納西克監獄中寫的。前面的詩是 1951 年在我們訪問蘇聯前後，和在訪問蘇聯的期間寫成的。關於斯大林格勒的詩，是在我們離開斯大林格勒前的幾分鐘匆匆寫成的。有一首較長的詩，是受了 1951 年在東柏林召開的世界青年聯歡節的偉大景象的鼓舞寫出來的，那景象也許是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最壯麗的場面。

書中的組詩“時間病了”，是最近寫的。

哈倫德拉那茲·查托巴迪雅亞

國會議員

1953 年 2 月 14 日，德里。

Hariadrnath Chattopadhyaya

I SING OF MAN

and Other Poems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Ltd., Bombay, 1953.

封面畫係蘇聯畫家克里馬申作，據 1952 年

“蘇聯婦女”第六期複製。

目 次

序.....	(1)
我歌嚙人類.....	(1)
詩人.....	(3)
詩人的職責.....	(5)
我歌唱和平.....	(8)
覺醒.....	(15)
新的速度.....	(17)
挑戰.....	(19)
憂傷的詩人.....	(21)
世界青年聯歡節之歌.....	(26)
一切爲了和平.....	(29)
白骨.....	(41)

魔影.....	(43)
在一個受損害的世界裏	(46)
僧侶法術	(49)
未來的年代	(52)
列寧	(55)
斯大林	(60)
斯大林格勒	(65)
戰爭販子	(73)
大自然在呼喊	(78)
死的上帝	(82)
伏契克	(84)
盲目的信仰	(87)
渴望	(89)
新的力量	(91)
磨	(93)
工廠和人	(96)
海洋	(100)
紅花	(102)
迷信	(104)
老農夫	(106)
祈求	(108)

麵包和石頭·····	(110)
牛馬般的苦力·····	(113)
真實的夢者·····	(115)
在淡紅色和灰色中·····	(117)
獵犬·····	(118)
大吉瑪哈·····	(122)
笛子·····	(125)
混亂·····	(128)
打破偶像的人·····	(130)
短詩·····	(131)
騎士·····	(135)
樂器·····	(138)
春天的時光·····	(141)
墳墓的神話·····	(143)
雨夜·····	(146)
大自然的幻影·····	(149)
收穫歌·····	(153)
時間病了·····	(153)
譯後記·····	(187)

我歌唱人類

我歌唱人類，他是空間和速力的主人，
他把自然的祕密一一揭開，我歌唱他，
他騎在火紅太陽的曲背上，
那是他修飾整潔、備好鞍具的馴馬。

他在暴風雨汗淋淋的脖子裏套緊韁繩，^①
在黑沉沉的山頂上亮起電燈，
他阻擋住吞沒一切的河流，
拯救出豐收的良田千萬頃。

他用勞動的雙手雕刻時間的面貌，
在時間的唇上刻出永恆的微笑；

他一刀刀地刻着，永不失手，
那麼堅決、果斷、高超。

他把頑強的叢山鑿成平路，
讓森林充滿潺湲的溪水聲。
我歌唱人類，每一晝夜
都是一個詩篇，記載着他不朽的夢。

他是從睡夢中醒來的巨人，
吞吐着力量，跨越大地和天空：
對於他，最深的深處並不算深，
對於他，最高的高空也不算高。

什麼也逃不開他改變自然的
日益擴大的計劃；面對着種種困難，
他讓盲目的和迷信的人相信
人就是神的最後階段！

❶ 這一句是說人類能駕御暴風雨。——譯者註。

詩 人

我，詩人，用我的筆
蘸着我的血給人們寫我的歌，
因為每一支歌都不過是熱情的自我奉獻，
奉獻給厭倦的生命，
這生命往往只像是暗無光彩的生命的名稱。

從四周是火焰的遠方的世界^①

傳來渴望的呼聲的反響，
這聲音給了我寫詩的靈感，
我用自己的心血製出樂章，
爲了在天上無數流蕩的星星
與地下的泥沼間架起橋樑：^②

我寫的每一行詩都在抹掉
人和神之間的界線。

不單是因為我會寫詩我才寫，
而是因為我非寫不可。
當時間開始的時候我的生命就開始了，
在塵世上，我解說着
 那閃着玫瑰色火焰的世界^①；
每一世紀都無條件地接受我的夢想，
真理相信我的話：
什麼神能比富於創造力的人更偉大？

① 恐係指詩人理想中的美好世界。——譯者註。

② 這一句中“天上無數流蕩的星星”，是隱喻詩人理想的美好世界；“地下的泥沼”，是指現實世界。全句是說詩人用他的詩篇把理想的美好世界與現實世界聯繫起來。——譯者註。

③ “閃着玫瑰色火焰的世界”，也是指詩人理想中的美好世界；玫瑰色是象徵希望。——譯者註。

詩人的職責

詩人啊！你的責任是
歌頌歡樂和美麗，
搜集精練的字句，
描寫花香和鳥語，
踏上與衆分離的道路
走向一個孤獨的目的地，
讓樂曲懷在你的心中，
沉默藏在你的靈魂裏……

他們就用這種手段，
要把我活活勒死，
逼迫着我的筆

背叛人類的正義，
要我陷進自私的冷漠，
忘記鬥爭，
要我離開
到處流血的生活。

我的詩，堅決地
要和流血的人們一起流血，
躺在哭泣的人們身邊，
守衛着他們，通夜不眠，
在人民面前
我和我的詩共同立下了
神聖的誓言：
堅決和被損害的人們結成一條戰線。

千百萬人在呻吟，在祈禱：
不要讓明天
仍然和今天一樣！
在這充滿悲劇和痛苦的
最緊要的時刻，

詩人的責任難道是
歌頌歡樂和美麗，
在他的詩裏陶醉沉迷！

這樣的詩人不是真正的作家，
而是人民的叛徒，
剝削階級的幫閒，
只爲他的主子服務。
如果詩人不成爲一個戰士，
爲了被損害的人們戰鬥到底，
時間將認爲這樣的詩人
不配使用筆這一件武器。